

• 专论 •



施今墨先生的中西医结合思想 和我对中西医结合的看法

北京协和医院中医科教授 祝谌予

自西医传入中国之后，特别是在清末民国初年时，中医就受了西医的影响，在中医界便出现了中西医汇通派，并有《中西汇通医书五种》、《医学衷中参西录》等著作行于世。尔后，如名中医陆渊雷及先师施今墨等，均主张中西医结合。施今墨先生，早在三十年代就倡导中医、西医要互相学习，融会贯通。他认为中医要改革，不能固步自封。他说：“中医改进之方法，舍借用西学之生理、病理以互相佐证，实无他途。”他还强调要用科学方法阐明中医理论，说：“中国医学，古奥玄深，寿世保民，已具有数千年悠久之历史，诊断治疗之法，善用之，知者，往往得心应手，获效如神，绳之以今日实验医学，则知其意义亦复近似……宜亟以科学方法阐明之，讲通之，整理而辑述之。若者可用，用之；若者宜弃，弃之。是非得失，详慎审定，庶几医学日进。”曾有诗曰：光电声波同位素，也应采取入医经，纵然知新由温故，奈何恋故忽新萌。在五十多年前，施先生就有这种革新思想，足见其远见，证之今日已逐渐实现。昔日对施先生之革新思想横加非议者能不汗颜！

施先生主张中西医结合，必须从培养新一代入手，所以由他独资创办的华北国医学院，在课程设置方面，除中医之《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匱要略》、《温病条辨》及本草诸课程外，还设置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病理学等西医基础课程。培养出新型中医大夫数百人，现在多数已成为中医机构之骨干。

施先生认为，对疾病之诊断越明确，在治疗上才越有把握。他不但精通于中医之四诊，

还推崇应用现代科学仪器明确诊断，在他的诊所中，设有小型化验室。病情复杂者则劝其到西医医院做进一步检查。但在治疗上则以使用中药为主，必要时亦劝病人用西药治疗，如输液、注射西药之类。他绝无门户之见，主张只要对病人有利，中医、西医都可使用，绝无宁死也不用西药之理。

他常对我们说，应用现代科学仪器明确诊断，更能提高中医治疗水平。例如急性肾炎，中医退热、消水肿并非难事，但只消除这些症状不能认为痊愈，如不用仪器检查如何能知道尿蛋白及尿中血细胞之消失。中药不但能退热、消水肿，还能消除尿蛋白，这是提高了中医水平。至于中医之理论，如能用现代自然科学阐明之，正是中医理论的提高，而不是消灭中医。

施先生的这些教导，我是铭记不忘的。证之今日，许多西医学习中医的同志，应用现代自然科学（包括现代医学）研究中医的阴阳、虚实以及脏腑经络等，虽然尚属新萌，但已非空洞玄妙之说。施先生本人虽未系统学过西医，然其在实践中倡导中西医结合之思想，实现于今日，亦可笑慰于九泉。

尤其是自 1956 年全国西医学习中医班第一班开办以来，西医系统学习中医，从事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已取得显著成效，中西医结合队伍已成为我国医学界三支力量之一，实践表明，中西医结合已成为我国医药卫生工作的一大优势。巩固和发展这一优势，应当列为我国在新时期的重点工作之一。做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我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探寻中西医如何更好地结合。

一、西医诊断、中医辨证。依赖西医科学仪器对疾病进行诊断，声、光、电、化均被利

用,手段先进,诊断明确,尤其对于病变部位及病变性质,讲的明白清楚,确有助于中医对疾病的认识。更可丰富中医辨证的依据和内容,从而提出中医的辨证论治方案,更可显示出中医之优势,提高诊疗水平。例如,我治过一例罕见的“肺泡蛋白沉积病”,虽然我并不知道何药能消除痰中蛋白质,但我运用中医辨证方法,诊断为“中气下陷,气阴两虚”证,以张锡纯先生创制的升陷汤为主加化痰中药治疗,取得满意疗效。另如对于肺癌或其它癌症,若不采用西医的诊查手段,单凭中医辨证方法,是难以明确诊断、正确指导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因此,我认为西医诊断,中医辨证论治,是中西医结合的必要方法之一,应当深入研究,从中总结出规律性东西。

二、中西药合用。中西药合用治病,早在清末民国初年的张锡纯先生就已采用,如“石膏阿司匹灵汤”。当前已成为中西医结合的一种普遍形式。合用时,有相互协同、增加药效者;有互相拮抗去其副作用者。如化疗治癌,同时用扶正培本中药,可使化疗产生的白细胞降低等副作用减轻,甚至可使降低的白细胞恢复正常。很多研究报告证明,中西药合用治疗癌症,比单一用西药或单一用中药的疗效明显提高。其他很多疾病也都表明了中西药合用具有明显疗效。但在中西药合用过程中,也有减低疗效者;有些病也有不必要中西药合用者,深入研究其如何更好的、科学的配伍,有机的结

合,应当引起中西医结合研究的重视。

三、中西医理论结合。中西医学要达到真正的融汇贯通,必须实现理论上的结合,这是中西医结合研究的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我国的中西医结合工作者,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在中西医结合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如从内分泌学或细胞生物学方面研究中医学的“阴阳”理论,阐明“阴阳”的实质,作了大量研究工作,初步取得的成果,不仅丰富了中医“阴阳”理论的内容,且驳斥了那些认为“阴阳是空洞玄妙之说”的谬论。又如中西医结合研究中医“虚证”与扶正固本法、“血瘀”与活血化瘀法、急腹症与通腑法(以通为用)、中医药治疗骨折的机理等基础理论研究,均取得了显著成效和进展。大量的事实充分表明,只要坚持中西医结合研究方向,将来中西医学理论上的结合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医学定会产生。

中西医学,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就是取其长,补其短,产生新。它只会使祖国医学发扬光大,而绝不会削弱祖国医学,凡是尊重科学,坚持实事求是者,无不确认之。我从事医务工作已五十年,素禀先师施今墨之教导,主张中西医结合,愿尽毕生之精力而为之。在临床实践中,我更深切体会到中西医结合防治疾病的优越。我们要大力提倡中西医结合,为人类的保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我国第一个中西医结合博士研究生王文健已通过论文答辩

上海第一医学院华山医院脏象研究室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肾本质)博士研究生王文健,已于五月十五日通过了论文答辩,他是我国第一位被通过论文答辩的中西医结合博士研究生。

王文健的博士论文题目是:《补肾法对老年男性下丘脑—垂体—性腺轴作用的临床和实验研究》。两年多来,他在著名老中医姜春华教授和研究中西医结合的著名专家沈自尹副教授指导下,根据我国传统医学理论,应用现代科学手段,通过动物实验和临床研究,

进一步证实了老年男性神经内分泌系统在衰老过程中,以下丘脑—垂体—性腺轴的功能改变最为突出,其中各个层次虽都有不同程度的功能改变,而下丘脑的反应和调节能力减弱则是主要病变环节,而补肾治疗对这一老年性改变具有一定的作用。答辩委员会委员、著名的中西医结合专家邝安堃教授、陈可冀研究员、生化专家顾天爵教授等认为,此课题研究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和创造性,对沟通我国中西医理论及开展老年医学的研究是一个促进。

(陈小元)